

臆坦鼠

齋

通

乘編璞



11882

鼠

璞

戴
埴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鼠

璞（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鼠璞

宋 戴埴仲培著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子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齊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晉。齊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魯于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嫠娶於楚。而齊媵之。魯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

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荊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爹正奢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爲爹。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尙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笥師

海墻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敍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蹢躅，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垺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

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賁。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泲水出焉。然後知泲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鵠。集于泲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泲水爲半水。泲林亦爲半林乎。泲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虎祁之宮無以異。于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成池。大章韶夏。漢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泲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壁。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

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嬀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滿。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錢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錢。予攷列仙傳錢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

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衡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暎。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如此則扶桑在沈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續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桂闔。上胡語反。下胡變反。而不通。卽今之結闔字。晉禮儀志有懷懷。上烏皓反。下奴浩反。歌。卽今之懷懷字。衛恆說字勢曰。或跼跼。上紙。下注。點黼狀似連珠。卽今之跼跼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鰓。上多。下弟。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礚勞曹。卽今之鰓鰓勞曹。

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旣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貞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卽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于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略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閣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澁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礪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眞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淪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霽爵

今之霽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霽爵也。霽官也。霽爵所霽者虛。利歸于上。霽官所霽者實。利歸於下。霽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貨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霽爵而霽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蓬蔦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闕相公祠侍郎高閑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卽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鐸元球、璠、元珣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答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卽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池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泛爲郡守不同億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闕相公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闕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所禱者不敢瀆其尊而請於闕後遂知有闕不知有億今又有闕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爲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疎束、蔓萬、姒似、莘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郕兒、郕谷、郕曾、郕召、郕章、郕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舊去邑從衣。郕去邑添草。郕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皋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賁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賁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幾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幾。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

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申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橐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卽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幾。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卽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卽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

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尙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尙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尙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尙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于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秦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醉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于中流。今人不攷本末。北風一警。卽惴惴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旣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尙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日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迺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迺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迺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溫公申公議論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溫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巽。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